

云：“秋九月北行，写《金字藏经》。《绮罗香》赋‘红叶’有‘小字金书’语，恐亦作于此时。”按，此题为咏红叶“小字金书”乃用有关牡丹之事，龚本“洛阳花谱”即指牡丹事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：“尝谒钱思公（惟演）于双桂楼下，见一小屏立坐后，细书字满其上。思公指之曰：‘欲作花品，此是牡丹名，凡九十余种。’”（《居士外集》卷二十二）证以龚本此句当拟托牡丹追忆当年盛日情景，甚感而今凄凉冷落之意，非指《金字藏经》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《韦庄〈秦妇吟〉校笺》献疑一则

陈寅恪先生《韦庄〈秦妇吟〉校笺》第136—137页诠释“前年又出杨震关，举头云际见荆山”二句曰“……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六河南府新安县条略云：‘函谷故关在县东一里，汉武帝元鼎三年，为杨仆徙关于新安。今县城之东有南北塞垣，杨仆所筑。’同书七虢州湖城县条云‘荆山在县南，即黄帝铸鼎之处’。然则杨仆关正在新安之地，与下文‘明朝又过新安东’之句行程地望皆相符合。颇疑‘杨震关’乃‘杨仆关’之讹写，殆由传写者习闻东京之‘关西孔子杨伯起’，而不知有西京之楼船将军，遂少致误耶？”（见《寒柳堂集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），细读《秦妇吟》本诗，则见先生所言颇难成立。其一，诗中先写“前年又出杨震关，举头云际见荆山。”（前年似应为前日之误）又写“陕州主帅忠且直，不动干戈唯守城。”又写“明朝又过新安东，路上乞浆逢一翁”。行程顺序十分清楚。若杨震关为杨仆关之误，杨仆关在新安，当在陕州主帅之后叙及。（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）而不应置于此前。其二，如陈先生所言，荆山在湖城县境内（湖城在今山西芮城县南、潼关之东）。湖城在陕州之西，距新安之杨仆关尚有二百里之遥，若杨震关为杨仆关之误，则诗中所言“前年又出杨震关，举头云际见荆山”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。因此，杨震关在本诗中并非误写，它指的是当时的潼关，因东汉杨震葬于附近，故又称杨震关。这种解释与诗中所言行程地望正相吻合，即出杨震关（潼关）后见荆山，又至陕州，又至新安东。

• 马 新 •